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甫田集卷

二十九至
三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騎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三十九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九

明文徵明撰

墓誌銘九首

沈維時墓誌銘

沈君維時諱雲鴻其字維時世家長洲相城里曾大父

孟淵大父恒吉父曰石田先生啟南石田先生既老四方之人就之者日益衆先生日從事筆硯寄笑談一不問其家然家用治集賓客無廢懽而先生亦怡然自樂

以有君為之子也君侍先生唯諾進止慤而有容間從
計事舉細周大慮遠於始造以無所苟而論議品藻輒
中肯綮其所為益於先生豈獨能順適其意而已而不
得終事先生以死是豈獨君之不幸哉君病且死猶強
食飲力起居以慰其親而迄於絕其情有足悲者嗚呼
君御物嚴整處族屬能規以正而不失歡掾家三十年
業日加拓而人不怨其積蓋其賑荒赴急實一鄉所倚
成也故死之日親者哭之疏者惜之而遠近奔弔殆千

人焉嗚呼君已矣豈獨一人一家之不幸哉君醇質醞
藉詞旨雋永與人款款有情致性喜劇飲而不為亂中
歲益折節事問學既操其家去治於別業嘗省鮮暇曾
不離圖史其學長於考訂或舉一事必深竟顛末斷斷
不厭為詩工用事而不苟於命意特好古遺器物書畫
遇名品摩拊諦翫喜見顏色往往傾橐購之蓄畚所入
足以裕慾而惟用以資是縹囊緗帙爛然充室而襲藏
惟謹對客手自展列不欲一示非其人嘗曰米南宮願

作蟲書魚遊金題玉躡而不為害余之癖殆是類邪至
尋核歲月甄品精駁又歷歷咸有據依江以南論鑒賞
家蓋莫不推之也又喜積書讐勩勤劇曰後人視非貨
財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念奕世充盛而
嗣承之艱因命其居曰保堂而教其子若弟悵惻周至
意圖有以振之也而豈意其不能戾邪嗚呼悲夫君生
景泰庚午八月一日年五十有三以弘治壬戌八月十
七日卒明年癸亥十一月甲申葬益字鄉新塋娶徐無

所育側出子履聘蔣女字錢鉅君長余二十年而修世
講特厚相知為深故其葬也余不得不銘而石田先生
實又命之君嘗一試吏為崑山陰陽訓術今書維時而
不以官示非其志也銘曰 學則奇孰曰仕之崇卑匪
壽不傾而志養之違吁嗟乎維時

亡友閻起山墓志銘

閻君起山之卒也為書屬其友文某為墓銘病甚不能
執筆則口授其父亦不能詳他日其父以其意為書并

書其事行為狀屬某曰此亡兒之志也嗚呼余忍負吾
亡友於地下邪余始識君於尤君宗陽之門尤君為言
其敏慧勗學于時年甚少余猶意其經生也即而叩之
其言甚高其志甚銳而其為學已卓乎可畏矣既而君
館授劉氏所居去余近率日一至吾廬至即出所業評
訂或考論古人或商近事踰年不厭益勤比改館去猶
數日或月一見每見而其學輒益進蓋浩乎未見其止
也喜積書見書必力購求家惟一僮日走從友人家借

所未讀書手抄口吟窮日夜不休所獲學俸盡費為書
資家甚貧或時不能炊至質衣以食而翫其書不忍棄
竟以積勞得羸疾家用重困余以其貧且病數諷止之
雖時領余言然終不能改也君學雖邃而喜讀左氏司
馬遷班固書至於論議之際雖古人猶有所擇而牽於
場屋不得伸故其見於論著者甚鮮其意蓋有待也而
以盛年夭死惜哉君性高朗與人無所俯仰見賢者欣
慕不怠而恒庸衆人視人故知者莫不愛之而終不能

勝夫嫉之者之多也然其卒也知與不知又莫不嗟惜之豈以其畜而未施而貧困殀折非其所宜得邪嗚呼惜哉君惟一弟先數月死而父老且病貧不能自存妻娠而未有君蓋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天邪人邪何其酷邪余辱君相知覩其所遭不能不戚然而莫克振之媿君多矣又忍不銘君以慰之地下哉閭之先臨江人國初以事徙隸蘇州衛遂為蘇人祖宗實父鉷娶馬氏生君於洞庭山中因名起山而字秀卿卒年二十有四正

德丁卯正月乙亥也閱兩月為三月辛酉葬吳縣張古
村先塋銘曰 不售奚畜匪年奚穀嗟誰為之命伊酷
祁府君墓志銘

府君祁氏長洲人諱春字元吉先夫人母兄也先君平
生特賢愛之居常非府君莫與計事蓋與同憂樂通有
無者四十年府君長數歲嘗約先君我死子必銘我及
先君亡乃以屬某曰汝其終而父之志他日治壽藏則
又命曰吾老矣尚庶幾及吾見之蓋久而未能亦恃府

君康裕有可娛也詎意遂銘其死邪嗚呼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弟才數歲家既赤貧又無強近親戚府君居數里外率日一至吾家委衣續食哺鞠周至終三年不衰于時微府君余兄弟且死故余視府君猶母也府君慈戀雖切而不忘訓飭自先君之亡所嚴事者獨有府君蓋又有父道焉而今已矣嗚呼尚忍言哉余兒時往來母家及見外大父怡閒翁高朗喜客客至觴詠終日翁家非充羨而修供精鑿往往不命而具蓋有

府君為之子也既而翁得末疾而大母徐亦瞽廢府君調視加慎至厠諭之微皆身親之而二親並享高壽以卒翁嘗曰吾有孝子故得不前死謂府君也府君蚤歲嘗從其外舅施宗道官嶺南既壯去游閩越涉淮泗修貿遷之業自二親老遂不復出晚歲益事簡密非弔問不輒出必以良日其行跡可數而待也性既愿慤又被服古雅人莫不望而禮之雖居廛井不肯苟有所利坐是家日益落然未嘗以貧干人尤不樂與人競年垂

八十未嘗一至訟庭嘗有僕事府君謹一日告去府君
即召其所嘗與游者飲之酒而遣之去數年忽有款門
投書稱南嶽某尊師致聲蓋向所遣僕去為道士矣府
君謝不見有所遺亦不納語人曰久不相聞安知其非
道士也萬一事出意外何以拒之其周審慎重如此府
君雖未嘗問學然於先儒格言終身誦之故其所履有
儒生法士所不必能者嗚呼老成凋謝安得復有如斯
人者乎余所為致慨於是者豈獨渭陽之思而已邪府

君卒於正德戊辰五月二日享年七十有八明年己巳
九月十又三日葬陳公鄉先塋配施氏繼朱氏又繼羅
氏子男二人仁娶卞氏繼朱氏義娶吳氏女二人壻周
鏞王泰孫男一人山女二人銘曰 守之居居行之于
于閱歲其逾乃全之軀令言弗失有允斯蹈迺慎旃斯
孰則匪孝維孝有則維孝子之力既鑿之粒亦鮮之擊
豈乏鮮與粒繫貧而克孰不儒言亦哀其久亶祁府君
學則不有而中靡違嗚呼噫嘻昔稱孝廉爰有力田世

也非古野有遺賢嗟斯人兮何愆

朱性甫先生墓志銘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不
業仕進又不隨俗為廛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冊呻吟以
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
纚纚弗能休素皆高貲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
治間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
又相似也麗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

性甫又死自兩人死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為傳不果及是葬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也性甫長洲人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于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祝參政灝劉參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為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

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
交楊儀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
不余少而以為友視諸公為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
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
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志或手自繕錄
動盈筐篋羣經諸史下逮裨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
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為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
意得意處追躅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敘之尤精楷

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
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
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
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遽
死邪性甫性閒慢待人無鈎距晚歲嗜酒婆娑益事閒
曠或時乘醉忤人人亦不以為異尤為郡邑大夫所禮
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以性甫從事
歲時鄉飲必致為上賓時人榮焉性甫死時為正德癸

酉七月廿又五日享年七十是歲十一月甲子葬陳公鄉愛字圩先塋娶監察御史張惟善女生子四人男延娶湯氏建娶尹氏女適金燿范汝舟孫七人男曾庚乾女適彭暉王普張源倪宥曾孫女二人銘曰維朱有聞自樂園君德言孔碩為時令人五百斯年耳孫其秩有賢一人性甫維克其克伊何維文之揚維行之祥德懿其章有嗟性甫少也則勤枕經籍書窮終其身挾摛雕鏤既揚亦摧豈無利途弗易其樂其髮蒼蒼其視茫

茫歸視其家其書滿牀樽酒婆娑百年維適彼榮亦崇
孰得孰失陳公之鄉有立者堂既藏既安後永有光

故嚴府君妻祁氏墓志銘

府君卒之三十有七年厥配碩人卒且葬於是其子悅
泣告余曰先府君之亡悅生甫五年府君懿行無所知
今日益遠莫可追述惟是碩人之葬不可無銘子其圖
之嗚呼碩人余從母也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
弟穉弱無所歸依外大母徐以居而徐老不事事碩人

實撫鞠之時碩人新寡家又赤貧無所得衣食檢故篋
得敝衣浣濯補綴隨燠寒以給朐沫備至故余兄弟雖
孤貧不知有餒寒之苦蓋於余有母道焉嗚呼先夫人
之亡於茲三十年餘矣歲時升堂見碩人猶見先夫人
也矧有恩焉而今已矣其何以為情邪而於其葬也忍
不有銘以昭之邪碩人祁氏諱守清余外大父祁公之
中女年若干歸府君為再繼室府君卒時尚少日撫悅
以泣悅稍長教以治生俾從姊子習乾沒而戒飭之甚

至悅或時持錢貨歸必問其所從得苟不出其身則不
色喜蓋未數年而悅以有成家日充拓而碩人目擊其
盛人咸稱之謂庶幾府君之不亡也府君諱瑄字廷美
蘇之吳縣人曾祖仁祖信父禎母鄭氏府君初娶秦繼
王生一女適陳士榮碩人生子即悅娶郭氏女適徐暄
孫男三庠序府女三府君之卒為成化十四年某月某
日年若干碩人之卒為正德三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
一葬以九年十一月三日墓在吳縣至德鄉銘曰 有

相弗終而慎節以終弗失其躬弗失其躬爰成其子家
厥用教以綏福履碩人之祉至德之鄉有崇者岡粵四
十年往從夫藏以永有光

趙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素延余曾大父存心府君長女先大父涑
水府君女弟先君溫州之姑也歸趙氏為故修職佐郎
良玉之配良玉諱瓊嘗游學官後從事鎮江衛滿考銓
註吏部垂仕而卒時弘治四年辛亥也後二十有二年

碩人年七十有六乃卒是為正德八年癸酉正月二十
五日又明年乙亥正月三日葬吳縣天平山從修職君
之兆初修職君學於先大夫故碩人歸焉歸時趙氏方
盛羣從兄弟並聯婚富室繡縠姝麗奕奕炫人而碩人
以儒素處其間不忤不艷卒用若淑為諸姒所親一姒
蚤寡適人將持其二女去碩人不可曰此趙氏子去將
何從乃身自收養哺被訓迪視均已女二女亦視猶母
焉碩人讀書知大義尤歸信佛果晚歲目失明日猶默

誦內典不輟俄得異人治之復初人以為善徵然自是
日益老而操事出言無少失外家女婦視為儀矩歲時
吉凶必迎致之請所宜行以為常先大父初食貧碩人
與同患苦及是大父昆弟惟碩人在時時為言吾家先
貧時事俾無忘前人嗚呼碩人已矣吾文氏老人至是
且盡有如碩人可復得邪碩人生子銓錦女適烏程訓
導吳鳴鳳吳縣學生周芝孫孫男女十有二人銘曰
嗚呼天平之山修職所藏碩人往偕後永有光

故通江縣知縣黃公墓志銘

公諱佑字時濟姓黃氏其先金陵人世居句容之黃寨
宋建炎南渡避兵崇明之黃魚塢遂家焉有黃八府君
者生五子其第四子曰四耆府君公所自出也四耆八
傳至文虎有子曰義洪武初登科為平陽尹高皇召對
稱旨面拜左軍都督府斷事官俄為尚書郭桓構陷死
兄仁懲義死非罪戒後人勿得踐仕籍故其子公素孫
明善咸績學弗仕而明善尤博雅知名事具縣志公明

善次子生七歲始言及入小學明慧異常未幾遂通經能文辭他日以里役給事縣庭縣官試諸生公從傍代對縣官訝其雋捷詰知為公召公挑試所學立遣為學官弟子員其父猶執先訓不許強之乃就成化中貢入太學釋褐授四川通江縣知縣縣小而貧民復剽悍易動撫以恩信道以化本甫三年政平訟理歲亦比登廩畜羸羨通民歌焉俄盜起傍邑官軍臨勦頓犒不貲公念民疲不忍徵發毀家以給民不知擾而盜迄平既平

築城浚隍俾有以守凡所為利通民者盡心焉竟以不
能曲事上官罷歸既歸以崇明有海患留居郡城家貧
授徒自給凡二十有六年年八十有四乃卒實正德二
年丁卯五月廿又七日也公丰神朗潤辭旨雋發性長
厚未嘗忤人而友愛諸弟尤至或有侵奪一聽之弗問
勢利之事平生未嘗經懷臨終泊然而逝類有道者公
娶沈氏有賢行子栗娶龔女適施幽郁克彰孫奭娶袁
孫女適張璿曾孫韶馥曾孫女適郡學生陳廉醫士

陳約其一尚幼自公之喪子栗隨沒家復多難越八年
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日壬寅始克葬公長洲縣鳳凰
墩之原沈夫人祔於是公曾孫韶念公潛德弗傳乃以
其所聞於家人者告余為敘而銘之銘曰 鳳鄉蔥蔥
堂封隆隆是為通江之宮既固既完尚後人之逢

陳以可墓志銘

以可諱鑰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長洲陳公諱璫之仲
子也公起家進士官中朝涉歷臺寺所交游皆當世偉

人以可以佳子弟周旋其間珠玉朗潤進止詳雅大為
諸公貴人所喜比長歸吳中更激昂任事啓拓門戶廣
事生殖田園邸店縱橫郡中尋用推擇為陰陽正術既
被官使益治大第蓄童奴建麾策駟日從賓客少年出
入讌遊漿酒霍肉歌呼淋漓意氣奕奕儼然以貴介自
將下視庸流如無人人苟拂其意雖貴富有氣力必求
下之不少驚然喜接賢士大夫琴書在前從容晏語虛
徐謙約類儒生逸人俄解官築室姚城江之上曰此吾

先廬所在吾將老焉於是劭農振業疆理阡陌陂魚養
花以文酒自適不復與城市閑閑晚得末疾乃稍稍就
醫城中疾亟輒舁以往曰吾生於斯固宜終於斯也竟
以正德十一年九月癸酉卒於姚城年五十有三以可
本吳之洞庭人國初徙姚城曾大父某大父某並贈通
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祖妣某祖妣某並贈淑
人母嚴封淑人娶林生子淳今為郡學生側出子沖女
嫁國子生顧嶠孫男四女一以可性資明豁不樂委瑣

少嘗學舉子以不能受程格謝去賦詩作字亦有思致
奪於事弗究所止獨能審畫世務有所規矚往往出人
意表蓄播畜牧必盡地利而訾算乾沒尤其所長然能
緩急赴人數致千金亦緣手散去翕張揮霍殆不可以
銜厯局束亦一時之雄俊矣乎以可卒之明年二月辛
未葬吳縣塘灣伏龍山之上阡其友文某為銘銘曰
氣則昌志彌彊既耀而光弗隕厥良不規以隨而奮其
馳卒斂以綏卷而遠益綱而輝孰其與之要厥歸

明故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公墓志銘

正德初元逆瑾始盜事權翕張狡獪思蹂踐士大夫以
恐讐海內鈎撫細瑣橫肆羅織都水郎中吾蘇張公實
首罹其禍公時領漕河奏績於朝俄飛語告變捕繫詔
獄推考無所得乃以奉使時乘肩輿非制落職戍遼陽
庚午更化悉召還諸流人公還以故官待次於家吏部
奏為浙江叅政不報久之再奏為廣東叅議為嚴州府
知府皆不報閱數年丁丑十二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六

十有五公諱瑋字嘉玉別號歷齋其先真揚人洪武初以赤籍徙隸蘇州衛曾大父聲遠大父宗德南京國子監助教父靜淵累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陳氏累封太宜人公少為助教公所愛生四齡即坐膝上口受經書甫成童已貫總羣籍乃益擇名士與遊時吳文定在太學遂從授業焉歸補郡學生成化癸卯舉應天鄉試丁未舉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循例歸省丁虞衡公憂弘治庚戌服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奉

使江西督造寧靖王墳辛亥還理部事癸丑分司杭州
權商人竹木甲寅還部尋陞虞衡司員外郎己未進都
水司郎中領漕河事分司徐州庚申以疾賜告壬戌還
朝復除都水郎中領漕河如故公居官嚴慎所至率職
杭權場舊多姦利往往商旅困弊而國課或不登公摘
蠹式法務平其值課溢有贏然不以羨奏莅徐益樹風
聲釐革繕治必盡民利而執法緒正不為勢撓中貴人
道管內輒斂輯相戒避張郎中于時張郎中之名聞江

淮間赫赫若神明然卒以此掇禍尤事持嚴歷官二
十年田廬服用乃損於舊晚歲益貧家徒四壁晨夕饒
饘或不時舉既死室無一錢郡邑為賻祔始克就窆鄉
人士共斂貲葬之嗚呼若公者不亦誠廉吏哉公事母
夫人至孝方七歲時母夫人病目俄失公所在已而自
外持藥物歸舉家驚異及貴自非有故不輒去母傍赴
戍時母年八十念無再見理日夜悲泣洎歸乃康復愈
前時至是與公相繼死人尤異之公纖瘦多疾居常若

不勝衣當被罪時貫索關械荷百斤重校日夜暴市中
市人傍晚竊嘆莫敢近數日羸竭氣息僅屬更兩日且
死幸而不絕而配所又邊朔寒苦非人所居蓋皆置之
必死之地而得不死人以為生平苦節之報庶幾後福
未艾茲惟顯大之基乎天其意者在此而同時罪人並
湔濯登用乃公卒困以死嗚呼天邪人邪果孰任其咎
邪公先夫人王氏生子希范今為郡學生後夫人梅氏
生子希宋孫男一孝承女二葬以卒之明年正月乙酉

墓在吳縣奇禾山二夫人祔銘曰 肅肅張公抱堅翼

德有卓其履既允亦式弗傾惟克式修之職淮河湯湯
使車皇皇再蒞其將亦孔有揚揚之維何譽與謗俱我
修我官有死弗逾孰其生之天皇聖明日月重華邁茲
休貞穢恩汪汪滌瑕濯垢羣工彙征以莫不宥嗟嗟張
公一斥不復豈天則仇伊命之酷命之不仁有作斯債
債于其身不殞厥問奇禾之山公歸有藏後千萬禩其
永有光

甫田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四十

集部

甫田集卷三十

明文徵明 撰

墓志銘七首

李宗淵先生墓志銘

宜興有樸學質行之士曰李宗淵先生形神木槁而博洽善文負其所有頗子子自好不能降意徇人人故不之喜而當世大人顧多好之往往折節與交而君卒亦不為之下也君少遊學官有聲一不合輒棄去北遊京

師徐文靖當國稍欲牢籠之不可拂衣竟歸家居授徒
給養學者經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而君再試再誅遂
屏不事舉業以古文自見其後年益高貧益甚所知或
稍振植之旋起旋仆卒困以死雖其命數所值如此要
其志氣嚙嚙有不可以利勢軒輊者嗚呼足重哉君諱
瀛字宗淵其先晉陵人國初有吉甫者贅宜興於氏生
子文遠遂家宜興文遠藝而有文君之曾大父也大父
某父某母邵氏生君六年而亡君能追思致孝又曲意

事其後母孫孫有子四人獨賢愛君雖所生不逮也及諸弟長有室遂遜所居與之別營一室奉二親以居既而弟復有廢業者復遜而去之所至雖寔寔陞隘必事汎潔圖書行列花竹秀野客至焚香淪茗燕笑以怡勢利紛譁之事一不入其心惟喜讀書揚擢究竟必求抵止非若他人涉獵而已為文簡嚴不苟於投贈詩尤工往往更數歲改竄不已其敏勵精進白首不衰也所交皆天下士故少司空沈公暉吳文肅公儼今少司徒二

泉先生邵公寶吾吳楊儀部君謙都太僕元敬處士沈
周先生其尤厚者歲乙卯余試應天因元敬識君一言
定交明年扁舟過余吳門示余所著書頗自悼其齟齬
不遇余為著衍毀一篇自是歲必一至或再至雖相去
數百里未嘗終數月不見也正德戊寅從其子采來留
凡數日燒燈夜語意思悽然曰吾老恐不能數至尚庶
幾兒輩無相忘耳蓋歸未幾而病病數月竟死嗚呼疇
昔之言豈謂遂成永訣耶君生景泰六年乙亥六月四

日卒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所

著健齋集似遊錄宜興新志多未脫稿娶蕭氏生子四人長即采今為縣學生次柔築蔡女適邵椿年葬以卒之又明年辛巳二月某日墓在縣南之篠嶺於是采以治命來乞銘銘曰荆流融融國巖隆隆維秀之鍾匪伊孰逢有隱先生峯寄歷落形槁心存怡怡廖廓翮其白羽泳於長波即之不得矧彼高羅崇之孽孽操之子子弗脂以韋寧劍之折篠嶺之陽有崗蜿蜒生斯藏斯

是曰歸全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吳公墓志

銘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遜翁世家蘇之崑山曾大
父子才大父公式皇贈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凱字相虞
仕終禮部主客司主事修正彊執事母篤孝年四十棄
官歸養以高年令終鄉人私謚貞孝先生母安人陳氏
公生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學生舉應天

鄉試乙未舉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戊戌授南京
刑部廣東司主事己亥丁母憂甲辰復除本司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弘治庚戌陞四川敘州府知府癸亥進河
南右叅政明年甲子致仕嘉靖元年壬午以登極恩進
階嘉議大夫五年丙戌五月十又九日終于家年八十
有四公自少開朗書過目不忘嘗詣外舅夏公仲昭閱
壁間文累數百言閱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資既穎異
又敏學彊解不遺餘力既連舉得雋益精進不懈初官

法比即思明法以達于政每退自公輒取獄詞翻閱探
竟凡事始章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解不煩
檢會所部兼理畿輔事尤苛劇公省決敏利庭無留獄
析律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時留守中
官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持之急中官使人宣言款
公且懼以禍公酬對閒整語直而遜卒竟其獄不少骫
骳然不為深文內庫遺火事連中司坐死者數人公具
獄以比請尚書言情罪既得奚以比為公曰法如是不

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公當讞閱其牘稱善
曰此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比言卒改用比
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由是益任公每公當遷輒
奏留之凡一再進官皆不離故署會詔大臣舉屬吏尚
書鄭時侍郎徐懷聯章薦公堪長藩臬奏上而敘州之
命已下敘去京師萬里俗獷喜訐吏多因緣為姦公始
至判牘日以百數吏故矯列數事嘗之公且判且閱徐
槩所矯數事訊吏吏即叩頭具伏公既精敏善發摘而

濟以嚴重有犯即繩以法吏畏民懷訟用衰鮮尤慎刑
獄每行縣錄囚必有平反慶符盜正晝劫縣縣誣執二
十七人皆抵死公審鞫左驗惟二人真盜乃悉縱遣二
十五人其後果獲餘盜貴州都勻用兵敘當轉餉而道
路險遠公調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郡上有詔錫
楮鏹文幣旌之所屬長寧筠珙夷獠雜居剽悍易動公
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
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閱習公執不遣曰大羊之性未

易擾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為然必欲致之
已而推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片楮諭之即復弭帖
蓋公推誠待物素為夷獠信向如此土官安鰲以馬湖
叛有詔掩捕而敘實比壤藩臬重臣咸會於敘公言鰲
輕剽無遠謀然器甲精利兵亦躋捷未易攻取不若重
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議未決而鰲棄
城走將糾諸夷為亂衆相顧不知所為公徐曰鰲在吾
穀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

巢穴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其深讐彼且無以自容
又何能為因遣人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兇授首及
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復嘯境上劫郡印為亂衆益恇
擾公親叩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言言諸朝當
有處分何以印為印出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於我無
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陷罪辟
故為若言若無以印為也衆即委印解散自首事至敕
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賞不及公衆

為不平公曰敘與虜接師或不競敘實先受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敢覲賞乎在郡九年劬農振業興學教民民靖化洽歲亦比登乃平繇更賦勾考邊儲之侵於民者得四十餘萬輸將轉調亦數十萬廩庾既充以時賑發流庸來歸戶口增羨郡以大治在河南兼理屯田時田多為藩府乾沒及勢家漁取或假中官庇覆厭抑詆譎莫能致詰公嘗省鈎校多所緒正在省一年展采錯事方將有為而臺評出笑會蜀士有不悅公者

復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倦遊遂致仕去公識慮精審舉動詳緩每計事必要其終斟度分劑不少滲漏一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成往往有餘沿牒往來非公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過所官中餽遺一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令皆可覆其所為必視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一掛吏議其待屬吏特嚴雖所喜不少假色詞所不喜者亦不輒肆詆挫不立科條不收聲譽而質行履方往往出名上故所

在政事卓卓而人鮮復稱之尤不欲有所附離初登第
觀政兵部部僚有與當路交比者雅喜公故為引重欲
援致要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進
取非所志也其人媿謝後當路敗所引咸坐廢而公無
與時已韙公卓識其後益勵不變浮沈常調者垂三十
年晚始邂逅一奮而竟以讒罷嗚呼此足以占公之所
立矣家居尤事檢持出入起居咸有常度接人和而有
辨故雖燕笑融洽而人莫敢慢易人有過不面加誚讓

惟對之不言而已其待子弟亦然人每以是候公顏色所加甚於質責也故諸子若孫咸子子自將無少縱弛閨庭雍睦訾毀不聞邑中稱詩禮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讌設精鑿禮文詳雅周旋樽俎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理言遺事記憶歷歷每對客舉似必深竟顛末風流雅尚奕奕照人蓋以高年令德為鄉邑之望者二十有二年嗚呼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邪公娶夏氏太常卿仲昭女封安人有賢行先公三

十年卒無子側室姚氏生子四人長東浦江縣丞次南
國子生為仲兄靜菴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東西皆先
卒夏安人生女三人長適王銀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
次陸伸戊辰進士死逆瑾時追贈大理寺評事次文徵
明翰林院待詔側室趙氏生女二人適陸潔朱希韓餘
一人尚幼孫男四人詩訪許詠詩國子生訪縣學生許
天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三人葬以卒之又明年戊子
十二月十又七日墓在邑東積善鄉興仁里夏安人祔

銘曰 顯允吳公既貞既碩有言庚庚亦順其德侃侃
貞孝為時令臣弗大厥施發于嗣人憲憲邦刑翼翼盛
業豈曰世踐光于有烈維烈如何肅肅在公入守郎曹
出疇民庸惟此敘服獠夷易祗有綏弗諼式柔永懷豈
民則懷亦貞厥履穆穆收收納于仁軌道隆罔嚇功成
不言天子有詔往奠中原有攸王臣既貞亦蹇時弗我
違身則既倦菟裘既營式遄其歸公歸維何鄉人有依
顯允吳公維民之則出建邦猷處範鄉國國則殄瘁斯

人云亡後千萬年以允有光人亦有言維德則久我作
銘詞尚詔厥後

俞母文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玉清先公溫州府君女弟徵明之姑也維
我先大父少卿府君生子四人先公最長次即碩人皆
出先大母陳夫人碩人甫四齡而陳夫人卒鞠於繼母
顧夫人已而顧夫人又卒於時大父方遊校官家既赤
貧荐罹多難幾不能自存碩人夙遭憫凶長益更練既

并歸俞氏為縣學生俞君濟伯之配俞故吳中名族業
儒而貧碩人拮据庠庖倍嘗蠶苦而事嫗璋以禮相夫
子順而有則俞君既數試不利家益困而二親日益老
碩人事之益謹二親死俞君方試金陵家徒四壁又無
強近親戚碩人盡撒環瑱囊衣以給殯事褊褊纖悉情
文畢備不令俞君少有遺憾嗚呼可謂難矣碩人少受
學家庭通孝經語孟及小學諸書皆能成誦與人言必
舉古訓行必踐之雖倉卒糾紛不少淆亂教子女必以

道義不為妍嫌婉孌之態雖貧衣被完潔器物雖敝不
輒棄與俞君處白首益恭或饔爨不繼亦無愠見之色
先公及仲父中丞相繼起科第列官中外家日顯大碩
人未嘗少有所干以是先公特賢愛之先公歿仲父中
丞及今季父事之尤謹歲時來歸諸女婦若諸子姪迎
侍恐後吉凶事必請而後行晚益慎重而意獨歡浹每
為言文氏先貧時事以示規誨某歸自京師拜碩人牀
下碩人撫慰甚至時中外至親彫落殆盡而碩人歸然

尚存庶幾時時見之猶見吾先公也詎意哭仲父未幾
又哭吾碩人嗚呼傷哉吾文氏自衡山徙蘇家世武弁
我先大父諱洪始以文顯仕終涑水教諭以先公及仲
父貴累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先大母陳贈安人繼
顧及呂俱累贈恭人碩人生正統己巳十月十六日卒
嘉靖戊子十月二日享年八十子男三人長有慶先卒
次有孚次有恒女四人長適縣學生顧春早寡刺目自
誓有司以貞烈奏旌其門次適沈濂次吳岡次賀巽孫

男三人女三人有孚以卒之明年十一月缺日葬碩人
梅灣祖營合俞君之兆俾某為銘義不得辭則敘而銘
之俞氏之先具余所著俞君墓志茲不復云銘曰 慧
而明亦順而徵命之奇報苦百罹蹈之弗違乃全而歸
嗚呼噫嘻梅灣蒼蒼有封若堂是為俞君之藏碩人往
偕後永有光

彭寅甫墓志銘

彭君寅甫以進士出知湖廣之公安便道過家戒其家

人曰吾方服官政義不得顧家慎無以家累我遂單車至縣縣屬荆南連江帶湖民貧而俗陋君披抉道利悉心拊循稍以經術緣飭之誕章敷化暮年而治成然軌道自信不復以文法自拘一時文法吏咸憎疾之而君不顧也會枝江盜發一夕斬關而入縣故無兵倉卒不能拒盜遂執君讐之以刃不屈披其橐空無一錢乃舍去曰是廉官也然帑藏所有燒劫畧盡矣事聞有詔督捕定罪盜既得而藏緇無獲法得不問而素疾君者從

而媒孽之坐不戢盜鑄一官級降廣東德慶州判官久之或言其非罪稍遷知廣之新會新會即古之岡州負山阻海夷獠雜居谿峒夷獠乘間時時竊發君至而鄰境已為賊據節鎮大臣方事招徠而夷性險譎不可擾馴稍急則降已復叛去勢不可終弭始議用兵而賊皆躋捷阻險乘高出沒不常官軍轉戰不前多所亡失無已取平民被誣者掠立成獄付縣杖之日以百數君既不義其所為多不時承令又供需浩穰不忍剝斂以徇

用是積忤上官欲求其罪罷之摺撫無所得乃以情弱
不勝任劾君而君亦倦遊矣既歸杜門掃軌不與流俗
競相還往日發其所藏書披閱涵泳間為論著亦往往
賦詩自悼然皆不以示人或時引酒酣暢輒復理詠意
淒然若不能自釋者久之竟以疾不起嗚呼悲哉君性
質融朗而氣復邁往少則勤苦自將能以志帥氣既通
諸經又貫綜羣籍揚擢探竟得其雋腴發為文章馳騁
奔放頃刻數千言而詞旨精詣若出硃鍊激叩蹈厲以

古人自期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然數試不偶年四十始領鄉薦繼登上第於是人始望之謂庶幾有以達其志也而連宰二邑皆值俶擾方以厭難折衝從事而剛方直致與物齟齬竟連蹇骭髀以死凡其所負卓越之才精深之學與夫名世經遠之圖曾不得一試而竟亦莫有知之者嗚呼豈不重可悲哉彭氏世以高貲甲於里中君既仕顯而先世田廬乃復加損其貞白之操有不可誣者而世之人顧以官簿不達議君嗚呼君則

何罪哉君諱昉字寅甫其先清江人高祖學一國初以尺
籍徙隸蘇州衛遂居蘇之長洲曾祖仲英祖斌父至朴母
缺氏君生成化庚寅正月缺日卒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
又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娶胡氏子男二人長年次科女一
人適國子生劉遺明年庚寅葬吳縣隆池山既而墓為水
所嚙二十年辛丑某月日改葬某山某原距君之卒十又
三年矣銘曰 氣則奇亦昌于詞而不利於施甫引而馳
端厥綏中蹶以違吁嗟彭君其命之罹邪抑有鑒於時邪

明故鴻臚寺寺丞致仕錢君墓志銘

嘉靖甲申錢君元抑以鴻臚丞致仕還長洲閱六年庚寅三月四日卒年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廿又八日葬某鄉新阡嘗自為志至是其子寄文寄道復請為銘嗚呼余與君生同邑里少則同遊學官晚仕同朝相繼歸老於家延緣追逐四十年於此矣君雅喜交遊所與皆當世偉人而相從之久相知之深固莫余若也余不銘君將屬之誰哉君諱貴字元抑姓錢氏吳越武肅王之

後宋有寶文閣學士諱端問者卒官平江遂家長洲漕湖之上君曾祖琬祖迪父腴世有隱德而腴尤業儒有聞以君貴贈文林郎太常寺典簿母陸氏贈安人君生穎異數歲聞父讀史從傍諦聽若領解者問之即能以意對父大奇之授以家學年十六選隸學官始從師習舉子業不數月悉通其義御史按試輒占高等弘治戊午中應天府鄉試益淬礪精進期取甲科既而試禮部數不中而其名日益起從遊者日衆君質義演擢必盡

底裏又為游揚引重使皆有聞一時學者咸親附之正
德辛巳以太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太常寺典簿時方用
羽流為太常卿少君上言秩宗之任典司禮樂統和神
人職重位尊不宜以異端叅列其中又言太監蕭敬襲
陂懷諛屢遭論劾不宜在上左右又集姦璫王振曹吉
祥劉瑾事著三患傳上之時上新即位中官有用事之
漸君言隱然有所指陳人咸避之會有事興獻帝園陵
君奉詔副大臣往治禮儀禮成復命賜白金五十兩及

追崇議起君因論邊亘之數乘間有所論列或謂非所
宜言君曰吾職祠事既有知不敢不以聞禍福非所計
也在太常三年執事節適多所建正而操廉履慎莫或
過舉既舉最當遷而君雅有歸志遂上疏乞骸骨朝廷
以年未及不許疏再上乃進今官以榮其歸既歸即治
塚壙於所居之傍治木待盡人以君年甫艾服不應有
此方共訝之而豈意其遽止於是耶君篤於倫誼事二
親孝喪之戚而有禮待族屬尤有恩義家居為善族會

會必導以義方申以法守使咸順于道或緩急有求必
極力拯之至於家人生植則未嘗出口所居或不蔽風
雨饒黷朝夕或時不繼皆泊然不以為意賦性敦悃而
有情致雖中存介辨而接物圓融未嘗以詐逆人人有
過必曲為覆護務不令人知而稱人之善常若不及或
有推薦往往不自知其身之窮而赴人之急恒自忘其
家之匱也君學博而識精辨析疊疊能起人意文詞藻
麗所論著爾雅有法一時文學之士咸讓能焉及官中

朝與翰林應元忠鄒謙之遊而太常博士馬子

缺陳惟

濬又聯官相好諸君皆道學名流君與朝夕下上其論
議始從事於治心養性而一切支離文字悉謝去老退
林下益集諸生相與講明其說惘然自以為有得每以
文藝喪志諷余而勗余以道余笑曰人有能有不能各
從其志可也一時或有異同之論而余與君實相好無
間嗚呼言猶在耳而君不可作矣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君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讀史例餘吳越紀餘檀天解

畧騷經標注有問錄杜律便覽芹遊記太常都編總若
干卷藏于家娶鄒氏封孺人子男二人寄文寄道俱文
學弟子員銘曰 有卓斯道匪人弗立匪文弗宣緊言
而克矯矯錢君賦才孔良神明內腴式昭用揚既藝以
紛靡言不析乃終有融會言歸極翼翼秩宗豈不有試
位卑言高維時之罪乃卷而懷遂厥有初彼將不足我
恒有餘何以餘斯身則有道弗究厥施式隆于教惟教
有成道斯用明志斯用行迺困而寧矯矯錢君實德則

踐胡身之修而年弗衍其所不亡遺書陸離孰云匪至
道乃在茲漕湖之陽有玄者宅我銘君藏後有考德

杜允勝墓志銘

嘉靖辛卯杜君允勝以郡學生試應天病不克試歸卒
於家家貧不能喪故人門生相與賻而葬之陳君道通
實經紀其事以余最故俾為之銘嗚呼允勝一至于此
耶允勝貌不甚揚而風度雅馴外若憤眊而精明內蘊
皁白井然微有瞶疾而四方之事無不采聽對客舉似

蟬聯纒屬無有掛漏聰明者不逮也至人有過亦不為
諱然亦樂道人善故人雖或疾之而終不能勝夫憐之
者之多也余與君比里而居又志業相契每有疑義必
從君問難數日不見必有異聞所為資益余者甚衆而
今已矣嗚呼有如君者可復得耶君少羸多疾故學最
晚而其志最篤家世以醫顯君雖習醫而雅不欲以藝
名遂從經師受易鑽研淬礪窮日夜不休有聲望出已
上者輒從之講習析理辨疑斷斷懇至有得輒手自箋

記毫剗精謹朱墨燦然明經之士咸讓其能而君不以
自足王文恪公歸自內閣遂往遊其門因得作文之要
益務博綜羣經子史靡不講習下至稗官小說若唐宋
諸名賢文集亦皆雋永而掇其腴聞人有異書輒走求
之期以必得得則手自繕寫初寒盛暑不離佔俾故其
學粹而深為文光潔而傳於理非如一時舉子工為程
試之文而已自正德丙子至嘉靖戊子凡五試試輒斥
然每斥而其學輒益進至是極矣而竟不售以死嗚呼

豈不有命哉君諱璠字允勝別號澹巖先世松江之青
龍鎮人曾大父宗敏贅於長洲林子恒氏故今為長洲
人大父明善父恒菴先生祥仕為崇明醫學訓科初恒
菴娶於吳生二子璧琮皆長大美好而君出於少房已
又喪其所生母顏氏嫡母憐而鞠之及是二兄相繼物
故而恒菴夫婦並高年令終生事死葬君能致力焉君
兩娶皆劉生子四人錚鍊鏞鈇女三人孫男一人君卒
於是歲九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卒之後缺月某日

葬魏珠山祖塋之次以劉氏祔銘曰 學則充亦藝而
工豈不有庸而卒困以終吁其逢

亡兄雙湖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奎字徵靜後以字行別字靜伯有田在陽城沙
湖之間因號雙湖居士吾文氏自廬陵徙衡山再徙蘇
占數長洲高祖而上世以武胄相承至曾大父存心府
君諱惠始業儒教授里中先大父諱洪始登科為涑水
教諭後以先君升朝追贈太僕寺丞繼以叔父中丞賈

加少卿先君諱林起進士仕終溫州知府先夫人祁氏
府君生成化巳丑七月廿八日卒嘉靖丙申五月廿日
是歲閏月十日葬吳縣梅灣從先君之兆配姚氏子男
三人長伯仁娶朱氏次仲義娶王氏俱縣學生又次叔
禮出贅淞江趙氏女一人適劉樨孫孫男四人女五人
府君讀書善筆劄聰明彊解達於事理平生氣義自勝
不為貴勢詘折雖素所狎嫗一不當其意輒面加詆訶
至人不能堪不為止然不藏怒畜怨或時忤人人方以

為懟而府君則既忘之矣人知其易直亦樂親附之然
卒不能勝夫不知者之衆也居常嚴於事先旦起必衣
冠謁先祠非有故及疾病未嘗一日廢歲時祭享必精
必慎遇時物必薦或未薦雖倉卒燕會不輒入口待里
黨婣族有情緩急有求必為盡力雖宿有嫌釁悉置不
問某少則同業長同遊學官依戀翕協白首益親癸未
之歲隨計北上府君追送至呂城執手欷歔意極慘阻
比歸相見甚懼自是數年無時日不見疾且革顧謂某

曰吾生無善狀即死慎無為銘譽我取人譏笑無益也
其明達如此雖然不可以不志也銘曰維伉而直弗
以勢詘弗仇有疾而維義之克豈不有嚴秩秩先宗肅
言將之敬德維躬生無矯情矢死弗欺迺坦有夷迺全
而歸隰隰墓田于梅之灣葬從先公式永以安

甫田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四十一

集部

甫田集卷三十一

明文徵明撰

墓志銘五首

王履吉墓志銘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
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奇麗獨得肯綮御史按
試輒褒然首舉一時聲稱甚籍隱為三吳之望三吳之
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

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逾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羣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牖角即與余遊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死也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雋造選隸學官

媿聲儷迹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
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
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
起從遊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
竟不售以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
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猥俗之言未嘗出口
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醞
籍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

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為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言語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躋之餘雅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嘗能愉悅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

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聯姻共食
視室處之時恒倍也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
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葬君某山之原俾某為銘
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
約貴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
皆恭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
三十日享年四十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娶唐
氏解元伯虎女孫男一人銘曰 維慧而明亦藝而貞

胡不潰於成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名

東川軍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銘

余友王君渙文通判嘉興府之三年改莅東川軍民府
東川隸貴省在烏撒之西本烏蠻閩畔部去京師萬里
夷獠雜居雖名列郡特遐方一聚落耳君起儒紳跡落
夷易居官不修章程不能曲事上官深文苛禮有所不
屑用是積忤當路顧其任未久又未嘗一挂吏議乃以
逋慢易置之實奪之事任而投之要荒之外也君嘆曰

吾誠不佞未嘗罔天與人而得是遠徙豈其命耶雖然
吾行且暮孱弱之身豈復堪此遠役遂臥不起未幾竟
以疾卒嗚呼傷哉君正德己卯以尚書領應天鄉薦試
禮部數不中卒業太學嘉靖庚寅以太學生釋褐官嘉
興授任督賦嘗一再攝縣及轉輸官材皆能其職卒年
五十有三嘉靖乙未七月廿又五日也君諱渙字渙文
別號墨池子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存心大父以仁
父諱銘母陳氏君生精悍穎敏少則厲志經學既選隸

學官益事精進刺經摧義不遺餘力而博綜羣籍咸繹而通之鑄詞發藻必皆不經人道語而含咀英華經史錯出緯組爛然人讀之刻深黷棘若出硎鍛而君頃刻數百言操筆立就曾不經意而思致不窮其亦一時之奇雋矣乎尤工古賦得漢魏遺意詩宗白傅晚喜陸放翁范石湖然皆自出機杼不拘拘體裁而奇思奕奕始在庫序無所知名會部使者得其文奇之一時隱然喧動吳下當其時莫不偉視其人謂區區制舉不足取也

而君亦自負所有不肯碌碌但已而厄於時命僅得一
郡倅潦倒末殺卒困頓以死嗚呼豈造物者有以靳耶
抑有司之失耶君高朗闊達而舉止疎慢不事矜持出
言無所顧藉遇人無貴賤並狎視之其卒被中傷蓋亦
以此然其中實無厓異推誠投分簡而有情內之族屬
外之里黨朋從莫有間焉余友君三十年知君尤深及
是葬其子遂以吳縣學生陳君曉所為狀來乞銘君娶
郁氏先卒子男四人庚壬巳戊女四人適沈大謨顧俱

范善徵羅元素孫女一人葬以卒之後二年丁酉十一月廿又一日墓在武丘鄉郁氏祔銘曰維材孔良德藝其章既騫用揚而弗利于行維坦有夷弗失其馳迺囂厥罹跋躑而違而顛蹶以踣吁嗟乎其時兮其數之奇兮

叔妣恭人談氏墓志

恭人談氏吳人談世英甫之女母徐氏以成化己丑十二月十又六日生恭人十有五年而歸我文氏為我仲

父都御史府君之配始恭人父談公為徐氏贅壻故恭人少育於徐徐翁諱士隆讀書敦義與先大父少卿公友善府君少則雋朗為翁所賢愛而翁又自賢其甥謂非府君不足配也遂委禽焉談徐皆無子故府君受恭人於談氏之廟而賓於其室談時華盛而府君方食貧然介潔高朗不有其家恭人事之惟謹左右進止惟府君之命府君夜讀勤苦必為修具或通夕不寐亦必與俱府君起家進士繼宰慶雲入為監察御史出貳太僕

所至以恭人從恭人靖恭厚默素無交比既貴益慎有
度窻窻女婦悉謝不通歲時問遺亦絕故府君歷仕中
外皆以清白稱及為御史以言事下詔獄事且不測人
為傍懼而恭人無所悔恨府君嘗自言當草疏時恭人
實秉燭侍知必掇禍而不為沮止使其時有言余亦不
能不動也其明達如此尤甘澹寂雖生富室而不事泰
侈府君素性高簡不立資遺家衆數百指俸入往往不
給飡粗茹糲人有所不堪而恭人安之子女十有一人

惟長子及毛氏女為所生餘皆長於少房而恭人視之
悉如已子撫字惟均又均其訓迪故諸子女親之亦不
知非所生也恭人貞定若淑德充於容鵬鳩之化葛覃
之風達於中外無有間言以府君升朝封孺人及官太
僕遂進今封云文氏之先與宋丞相天祥同出廬陵其
後徙衡山再徙今長洲吾五世祖俊卿仕元季為鎮遠
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高伯祖定開仕皇朝荊州左
護衛千戶高祖定聰散騎舍人曾祖惠祖即少卿公諱

洪仕為涑水縣儒學教諭累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實生我先公溫州知府諱林次即府君諱森字宗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守南贛致仕卒于家實嘉靖四年乙酉也越十有四年為十七年戊戌八月三十日恭人卒享年七十子男三人長斗國子生娶沈氏次徵賢娶張氏又次徵忠娶陳氏女八人長適鄉貢進士毛錫朋次殢次適陰陽訓術錢班次適太學生張哲次許嫁陸某未行而某卒守節在室次適錢次適周某次適

顧某孫男五人女缺人府君先葬吳縣穹窿山墓侵於
水至是諸子改葬長洲花園涇先塋之右距少卿公墓
百武而近以恭人祔是為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二月三
日庚申某為書其事以志昔柳子謂從人之道內夫家
而外父母家故於伯祖妣李氏之葬敘柳氏為備余於
是亦云若府君事行詳於先志者茲不復書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盛公

墓誌銘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又三日前都察院右都御史
長洲盛公以疾卒于家公仕弘治正德間以剛毅廉循
著稱中外蓋自弱冠筮仕郎曹即能抗捍權要得罪貶
斥一再下制獄皆瀕於死賴朝廷仁明得不終棄再躋
再奮卒至大官凡所臨蒞輒著茂績樹風聲而高風抗
節益厲不貶以故崎嶇展轉多所抵冒而豐功盛烈往
往敗於垂成卒坐廢以死一時輿論於公有遺望焉嗚
呼惜哉公諱應期字斯徵別號值菴裔出宋文肅公度

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歷元至國朝衣冠不乏高祖啓東以儒醫際遇文皇為太醫院御醫寵眷隆極莫與為比曾祖泌不仕祖昕父瓘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朱妣胡繼妣蘇俱贈淑人公以癸丑進士釋褐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奉使莅濟寧諸閘軌事要束啓閉有時公私舟皆以敘進官舟或挾私貨輒沒入之道路恐恐相戒莫敢犯而中官不便之時大璫李廣等方貴幸用事相與流議中傷既

不得間則以阻格薦新為大不敬逮公抵罪鐫兩階謫授安寧驛丞安寧隸雲南荒遠非人所居久之稍起為祿豐知縣祿豐古之祿琫烏蕪蠻所居雜以猺獠慄悍梗化前政往往寇賊待之公不鄙其民誕章敷化納之仁軌民用歸集而盜亦救寧風聲所被洽於鄰壤尋陞四川順慶府通判受任督賦輸將掹會咸有法程而鈎稽宿蠹民莫能謾所尤患者民歲轉輸松潘往往破產不足更費公審畫道利番休而節適之事集而民不病

丁父憂解官道陞武昌同知服除改長沙專理赤籍秉

公執法不事鈎撫而弊為之清郡中王府官校及衛所

餉給多為姦吏侵牟官軍往往坐困出怨言將為不靖

會公攝郡即程督吏胥稽其出入參合分劑得其利弊

所在遂推行之上下給足而郡以無擾時都御史陳公

鎬布政使缺公鉞亟稱其賢將慰薦之俄陞雲南按察

司僉事歷按金滄洱海諸道擿伏省微所部職辦其屬

景東諸郡皆土官世職梟獍獫狁王法有所不治公皆

以正臨之莫不偃帖向化知府陶某父子讐殺而姦人
實構其間公與兵備副使馳入其境縛姦人置之法曉
陶以義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美死其妻攝郡所為
多不法而其子朝鳴尤陰狡滯惡推剽圍奪民甚苦之
朝廷下所司究按咸憚不敢行公方入賀萬壽當道議
留屬公公得牒疾馳就之出鳳不意母子震懼伏謁輸
情公因薄責其黨窮竟抵罪悉還所奪於民時鳳氏方
盛公廉其後必為患言於當道請降鳳秩設流官制之

奏上朝廷重於改更事格不行鳳後卒叛如公言時鎮
守太監梁裕驕蹇侈汰一釀酒靡米八百石恣情橫費
漁取無厭公隨事裁抑不令得肆又請封禁省內諸銀
礦先是礦有歲課裕擅為已有皴剝苛急民不堪命或
緣是賊殺啓釁故公建議禁閉以絕禍源實抑裕而奪
之利也故裕銜之時御史張公璞副使晁公必登與公
協以制裕裕因並奏三人誣以他事悉逮下制獄鞠訊
慘毒張竟考死獄中公益不撓諸大臣言官交章論救

會乾清宮災遂得賞赦前事公已進本司副使復任未幾遂陞河南按察使策情警頑風采益振太監孫清欲攬事權擅理民訟民或乘籍為姦利公面數之正言直氣無所回婉孫不能堪欲遂訐公以事以公望重而止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故事右轄多循默遠權具位而已公展采錯事無所退遜時僚長持重務存大體事或濡滯而公披決敏利案無留牘所興革緒正皆利病切急身名所系不可已者故雖嫌於侵權有所不顧戊寅

陞陝西左布政使時武宗西巡關中大擾而鎮守太監
廖鑾陰賊強禦恃有內援縱橫省中諸弟姪豪猾席寵
翼姦賊賄狼籍動以上供為言有司脇息莫敢問公至
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翦除之一切橫斂皆格不
行又不隨衆加禮廖滋不悅思有以中傷之先是有旨
督造織罽其費鉅萬廖乃檄公取直檄文嚴峻實以嘗
公欲因是激之用為公罪公得檄即閉戶發籍稽按得
所支破已逾數萬明日詣廖廖方盛氣以待公徐出數

示之因問更費如此計所造有贏今皆安在願以上聞
廖出不意內惕不能對惶恐跽謝事遂得已及駕次榆
林士馬滄集蹂躪紛還人情涵涵而公處之裕如供頓
百需取具呼吸間民不加賦境不知擾而事罔不集一
時扈從諸璫若諸嬖幸氣焰薰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
氣莫敢與抗公先聲所被既有以驚之而臨事整暇足
以坐鎮物情憚人小夫望而知敬一切非分之禮無藝
之求消沮殆盡終竟彌縫無少疏脫同事諸公莫不降

嘆以為難雖上亦知之會四川缺巡撫遂用為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蜀去朝廷萬里夷獠雜居負險
易動公練兵飭甲隨時疏捕不少怠縱六番招討楊文
林數出兵攻圍城邑虔劉吏民而流民謝文義亦糾楚
夷為亂皆以次戡定捷聞聞書褒嘉錫以銀帛時朝多
秕政權倖縱橫誅求切感而蜀尤甚公糾檢緒正首事
限列而繩之以法法外科斂一切放罷西南數千里為
之肅然是歲己卯丁繼母憂辛巳服闋會今上登極以

疾乞休不允尋被命起撫江西適逆濠倡亂之後瘡痍未復加以饑虛所在寇盜充斥而彭蠡為吳楚交會之侵盜出沒其中阻險剽劫而漁舟為之向導公調遣官軍圍兵捶阨併籍羣漁為伍使互相覺察盜不自容一時迸散時科適方殷督餉嚴急民不堪命公平繇省斂隨緩急徵發所疏免雜調緡錢總數十萬而請留以濟民者亦不下數萬檄省臣分地賑卹而公自督率極意撫循民用甦息而歲亦比登屬淮甸阻饑首輸米四十

七萬石銀二十萬兩以濟而奉詔積穀備荒亦百餘萬石有詔嘉獎者再尋被璽書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嶺南更政不治兵疲財匱號令墮弛土酋玩狎不知凜畏而夷獠諄謾時時竊發公至陳兵大閱料簡鈎撫一時逋蕩以次復伍乃飭賡積謹烽燧繕治干櫓部署諸將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精采煥發於是諸夷稍稍知懼而邊徼有恃矣歸善劇賊季文積據桃子園為亂公檄守巡發兵捕斬生擒文

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
四百人土官劉召誘執兵官據思恩府以叛即調遣民
兵分隸將官授以方畧而躬率守巡諸臣繼之進攻邕
梅諸寨摧鋒衝擊大破羣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
男婦五百餘人召被創赴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知
府岑獍懷諼恃險遠將為不靖畜聚累年及是數
出兵燒劫州縣事聞下公體量公與巡按御史謝汝儀
會三司守臣叅審籌畫咸謂此積歲逋誅不問益熾而

一方之民不容不拯於是上疏具陳方畧大率誅首惡而貸脅從兵部覆議從之事下而公已得旨改官矣先是公稽校尺籍得總兵太監二府脫卒甚夥並勒歸伍而深抑其官屬不令暴橫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自幕府關決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大興讒構欲以罪去公當道者為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奪之權而置之間散之地會言官復有論列公遂引咎乞歸得旨致仕嘉靖四年乙酉也丁亥河決

徐沛漕渠淤塞役民夫濬治久弗即功有詔集廷臣議
舉可以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錫璽書起公于家即拜
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
時尚書李承勲胡世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
而少卿黃公綰詹事霍公韜各陳便宜並下公看詳公
與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叅議劉淑相親往相度
延訪父老皆以地形平行可以就功乃上疏言黃河之
患古今則然而中原平行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遷

徙不常為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二支俱出汴城之南東行由泗經淮以入於海一支出汴之北東行至兗二分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運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吳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家梁靖諸

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遏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為今之計大畧有四曰疏上流曰濬故道曰築長堤曰改別地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詔以春和興役公先命郎中等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堤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縣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簡屬吏之賢者以

任新河之役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程布役時其食作而公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敘甫四閱月而工完十九旦夕告成而讒言遽興有旨罷役而公去國矣公上疏自劾因以疾求退會有嘆公者從中醞釀之遂被旨閑住時諸老大臣爭言其枉戶部尚書鄒文盛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之尤力胡言改河之議實發于臣自古國家論誤事之罪必追責首議之人盛某廉勤果毅受任數月既通舊河復濬黃河上流功效如此固當加勞徒

以臣言新河之故使得罪以去臣何顏獨居於此鄒謂
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宜念漕河干繫之重體
大臣幹理之難雖發言盈庭誰執其咎云云蓋斯役之
罷起於一二同事者以細故更相責望坐失事幾故當
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
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
呼惜哉公為人修正強執遇事直前不為利害回折奉
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恒居家整肅

如臨官府而賓客讌談雍然有情待諸弟妹甥姪有恩族人孤嫠有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誼甚篤也生成化甲午八月廿又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繼顧氏皆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郡學生次之榮娶俱王氏女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燦孫男六人茂勲郡學生茂熙茂廉茂燾茂然俱幼以卒之某年月日葬某縣某鄉某原某晚辱公遊知公為詳及是葬二子以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 桓桓盛宗立氏以國孰其徵之曰有成

伯有顯者吉在漢則良曰苞孝章奕世其昌別籍於杭
爰有文肅燧其宗聲不忝維穀有展中丞德言則繼于
千斯年有衍弗替衍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有方政業
其章履貞用嚴侃言維直歷險以夷維正而克我循維
良我武維揚豈不有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我行維烈
道有險夷不易其轍亶其有馳迺端厥綏或失之毗而
名匪虧有展中丞維吳之淑豈不云亡公其其贖

鄉貢進士贈承德郎尚寶司司丞顧君安人梁

氏合葬銘 有叙

鄉貢進士顧君之卒也其子謙亨方官尚寶請于朝得
贈君承德郎尚寶司司丞未葬而其配梁安人繼卒乃
嘉靖辛亥冬十有二月八日合窆邑之令字圩新阡於
是謙亨奉君從子江西布政使夢圭所為狀及所自述
安人事行詣予請銘按狀君諱履方字仲立別號恒齋
故大學士文康公之子也母夫人朱氏君生朗潤若淑
木質而理少授學家庭刺經綴文能自刻勵于時顧氏

文章科第彬彬輩出君在羣從中年最少循飭愿謹未嘗以語言先人而意獨領解父兄並賢愛之年十四選為縣學生益精進不懈及侍文康公居京師卒業于學士吳公仁甫益見端緒尋入國學受知于故祭酒陸文裕公月課率在高等戊子舉順天鄉試禮部不中及文康居宥密以嫌故數試輒斥人咸惜之而君不以為忤文康薨于位君扶護南還不復有仕進意朱夫人勉使就試試又輒斥居二年得疾遂不起嗚呼惜哉君靜

重厚默謙約自將文康晚益貴盛門戶輝赫君日益加
慎刺史縣令咸與分庭抗禮承事恐後而君閉拒子子
靡所干請出入閭巷儼從斂約被服雅素人不知其宰
相子也與鄉人處卑抑閭閻不少驕揚或肆侵侮輒起
逸去不與校文康闊達好施不立貲遺祿賜所入皆緣
手盡而君拏拏寡與居常不妄用一錢家得不墜至卹
窮賑匱乃無所惜孝性純至事文康公甚謹而能順之
于道文康疾兼程馳赴比至而疾已彌留嘗藥視踰扶

掖憂懸不解衣帶者累月比卒哀毀踰節治喪戚加於
易人尤稱之安人梁氏故泉州府同知尚素之孫德安
府推官九成之女文康與九成同學友善知其有賢女
遂妻禽焉梁顧皆儒宗鉅姓壻婦咸得所擇安人幼慧
有識能決疑審事鍾愛于父母繼歸尤為文康所賢文
康入朝屬家于子時仲立方隸學官力學事進取生殖
靡密惟安人是賴銖黍化治纖悉俱宜念舅姑在遠械
遺餽問月無虛使既而文康日益老夫人多疾乃偕仲

立隨侍京邸潔豆籩葺衣履起居惟時寒暑曲備文康
與夫人安焉恒舉以勵諸婦若諸孫婦曰新婦得如此
可無憾矣文康晚生王庶祿養婚娶咸于安人視成焉
仲立與歸氏姊及朱氏寡姊同居二十年安人視如親
姊終始無間言婉德儷義宜于夫宗如此可謂賢也已
君生弘治丁巳三月廿有四日卒嘉靖丙午七月廿有
九日享年五十安人生弘治乙卯四月一日卒嘉靖庚
戌十月廿又二日年五十有六安人生子男二人長即

謙亨尚寶司司丞娶陸氏封安人次謙益翰林院秀才
前卒娶周氏繼查氏女二人適王世業周允懷俱國子
生側出子男一人謙福出後叔元敬孫男七人咸和咸
平縣學生咸康咸寧餘幼孫女五人銘曰 於赫文康
惟時名德有勲隆隆式章用奕貴宗熒熒世績桓桓匪
藉則華惟承之艱有展符丞純明而懿豈曰弗潰實行
厥世既孝有文亦騫用揚胡稟之碩而命靡昌弗昌于
朝爰肅家政刊落綺紈式共而靖孰其儀之有婦惟協

胡斯弗延乃駢則折令圩之墟石穴惟雙有偕則藏以
永無疆

甫田集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